江漢集 十二

跋尾

共十五

江漢集卷之二十三目録

跋尾　詔制考

賜少師蹇義勑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配天地勑

江漢集卷之二十三

跋尾 詔制考

即位詔 洪武

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 天命眞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内土疆豪傑分爭朕本淮右庶民荷 上天眷顧 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部蠻夷各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朕爲

皇帝以主黔黎勉循輿情於吳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天地于鍾山之陽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二年爲洪武元年是日恭請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立太社太稷於京師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右太祖皇帝詔書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丙子詔告天下　太祖皇帝御製也古之帝王以文章震耀天下者唐太宗宋仁宗是也然簡而正峻而明純粹廣大未有如　太祖皇帝御製詔書之爲美也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夫雲

漢非有心而爲文章也昭回于天而文章𤓰然自
見也　太祖之文章何以異於雲漢哉

諭天下詔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華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
以奉中華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
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
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羞自是以後元
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
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酖兄至于弟取兄妻子烝父妾
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

潰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夷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當必有聖人者出電掃胡塵恢復中夏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治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于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

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志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眞主也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兵稍精食稍足控弦執矢目視此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朕恭承　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逐羣虜拯生民于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

故先諭告爾等兵至所在民人勿避朕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盖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右 太祖皇帝詔書翰林院學士文憲公臣宋濂譔誠意伯臣劉基曰此開國第一詔也濶大雍容有天地無私氣象冠冕煥發眞帝王一統規模當與三代訓誥同揭日月而行于世也猗歟休哉臣

謂　明之初興聘劉基置之帷幄問籌策命大將

軍徐達征西將軍湯和等帥師逐元此　太祖皇

帝之所以平定天下也如宋濂者龍門山一布衣

也出奇决勝不如基揚兵制敵不如達和然濂以

儒學之士獲知於　太祖常侍左右備顧問引詩

書春秋之說以干　太祖曰人主誠以禮義治心

則邪說不入以學校治民則禍亂不興刑罰非所

先也使　太祖從濂之言則　朱氏饗國長久與

商周比並可也豈特二百七十年而止也哉然史

稱濂坐孫愼下獄論死　皇后馬氏爲　太祖言

宋濂儒者實無罪因不御酒肉　太祖問故對曰妾爲宋先生作福事也　太祖惻然投箸起明日赦濂安置茂州　馬皇后爲濂彊爭誠賢明也而臣以爲　馬皇后雖不彊爭　太祖必不殺宋濂也何者　太祖欲授濂以政事濂辭曰臣無他長得待罪帷幄足矣已而致仕　太祖知濂輕爵祿不居於位故釋之以全其身也世之人君不殺儒者以　太祖爲法可也公卿大夫輕爵祿以濂爲師亦可也嗚呼濂如貪祿位不知退則　太祖雖欲曲全其可得乎

諭大將軍徐達勅

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死亡流離徧于道路故命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於水火之中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格天入主中國將及百年其子孫罔恤民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自古革命之際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克城之日毋妄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族咸俾保全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有不恭命者罰無赦

右 太祖皇帝德音洪武元年諭大將軍徐達四

月達大破元兵於洛水北六月朝　行在七月會諸將於臨清元帝趨上都八月達入元都封府庫守宮門禁士卒無得侵暴臣竊謂　太祖皇帝戒將士不傷一民固仁矣而終不殺蔡子英甚盛德也子英事元爲行省參政元亡單騎走關中亡入南山　太祖使人繪其形而追得之輒脫械以禮遇之授以官固辭不就上書曰臣漏網假息南山曩者見獲而　陛下不降天誅易冠裳授以官爵臣誠感恩豈不欲自竭犬馬然名義所存不敢輒渝初志也臣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愧無尺寸

以報國士之遇及國亡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乎今 陛下創業當挈大經垂示子孫臣民奈何欲以一俘囚厠諸賢士大夫之列哉臣不敢貪死立名亦不敢偷生苟祿若全臣之志禁錮海南畢其餘命則死之日猶生之年 太祖覽書益重之館之儀曹子英嘗夜大哭之人問其故曰無他思故主耳 太祖知不可奪遂送之令從故主於和林嗚呼 太祖釋子英以勸天下之爲人臣者故 皇朝百年之間忠臣烈士爲最多其亦不以此也歟

招賢士詔

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于巖穴豈政令靡常而民不信歟刑辟煩重而士懷其居歟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致堯舜君民者豈可汨没而已哉今天下既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朕雖不敏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乎巖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朕以德濟民者尚不朕棄

右太祖皇帝詔書洪武元年 制有司以禮聘
致賢士十一月遣使者分行天下訪求賢士臣伏
聞 太祖皇帝初即位置翰林院以宋濂陶安劉
三吾等爲學士日侍左右著文章又徵名儒蕭子
所錢子予等十二人充國子監博士學録修明經
術故洪武得賢爲多始 太祖有事北郊 詔濂
率文章之士以從焉子所等入見 齋殿命賦進
山梔花詩子所作最爲警絶 太祖喜徧示羣臣
以奬之江東諸門酒樓成 賜宴其上子予等皆
賦詩謝 太祖嘗謂三吾曰朕觀天象奎壁間常

有黑氣今消矣文章其興乎卿等宜有所述作以稱朕意盛矣哉　皇朝二百有餘年文章煥然殆奎壁澄明之驗也

諭御史中丞陳寧勑

古人制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顚抽脅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

右　太祖皇帝德音洪武元年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劉基等定律令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太祖諭之盖如此寧懇

而退後　太祖嘗與侍臣論待大臣禮基曰古者
公卿有罪盤水加劒詣請室自裁未嘗輕折辱之
所以存大臣之體也　太祖然之勅刑部羣臣星
罪以俸贖之基字伯温青田人也少博學明於星
曆西川趙天澤論江左豪傑每稱基曰諸葛孔明
之徒也　太祖皇帝下金華定括蒼聞基之名以
幣聘之基既至上十八策　太祖悅築禮賢館以
處之寵禮甚至是時張士誠據高郵陳友諒據蘄
水　太祖問攻取之計基對曰張氏一守宮虜不
足慮也陳氏刼主以脅下名號不正而地據上流

宜先圖之陳氏既滅則張氏勢孤力窮一舉可定然後北定中原帝業可成也　太祖大悅曰先生有至計勿惜盡言會友諒兵破太平謀東下諸將或議降或議奔基張目默然不言　太祖召入內問之基奮曰議降議奔者皆可斬也　太祖曰先生計安出基曰友諒氣驕矣待其深入取之易耳乃勸　太祖誘友諒至江東橋大破之明年友諒陷安慶　太祖欲自將討之以問基基力贊之遂出師自朝及暮城不下基建策疾趨江州擣巢穴友諒戰敗挈妻子夜奔武昌胡廷瑞以龍興降遣

其子來請無散其部曲　太祖有難色基從其後蹋胡床　太祖始悟遂許之廷瑞降江西皆下友諒恚乃治樓船攻南昌　太祖率師往救之出鄱陽湖與友諒戰康郎山　太祖督戰基侍旁矍然而起輒大呼趣更御舟　太祖驚乃徙副舟已而飛礮擊　太祖舊所御舟立碎之友諒乘高始大喜頃之　太祖舟復進友諒將士皆失色基乃請移軍湖口以扼之友諒大敗中矢死其後　太祖取士誠遂成帝業如基謀洪武三年封誠意伯基虬髯料事如神每進見　太祖常呼老先生而不

名曰朕之子房也基嘗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寛甚篤論也然基旣歸唯飲酒終日奕棊者何邪基至順中擧進士爲江浙儒學提擧盖其志本欲避名也不然則以基之介能不拜韓林兒而乃能北面事元哉

正禮俗詔

天下大定禮儀風俗不可不正諸遭亂爲人奴隷者復爲民凍餒者里中富室假貸之孤寡殘疾者官養之毋失所鄕黨論齒相見揖拜毋違禮婚姻毋論財喪事稱家有無毋惑陰陽拘忌停柩暴露流民復業

者各就丁力耕種毋以舊田爲限僧道齋醮雜男女
恣飲食有司嚴治之閩越豪家毋閹人子爲火者犯
者抵罪

右 太祖皇帝詔書洪武五年三月始行鄉飲酒
禮又宣此 詔誡可爲萬世之訓也臣伏見 大
明集禮自邦國至于鄉黨凡冠服車佩威儀文章
祭祀飲射巡狩朝聘樂舞之容圭幣之制拜揖之
節升降之度折中於周官革元之禮易元之俗以
復乎中國之常故天地爲之炤明而日月爲之瑩
朗也雖商周受命之初六合掃清猶不如盛 明

之始也王侯公卿士大夫皆釋氈裘去質孫而復服中國之衣其光耀可勝言哉

求直言詔

朕本寒微因元多事試與羣雄並驅十有七年艱難萬狀方得偃兵息民稱尊海内紀年洪武已九春秋矣邇來欽天監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日省殃咎在乎人君惟詔告臣民許言朕過於戲惟忠者輔朕之不德假公營私者又非賢人君子

右　太祖皇帝詔書洪武九年求直言　太祖手自爲此篇布告天下臣竊觀　太祖之世以直言

聞於海內者多矣而刑部尚書錢唐左副都御史韓宜可禮部尚書門克新刑部侍郎茹太素監察御史周觀政最被知獎　太祖嘗讀孟子書至臣視君如仇讐謂非人臣所宜言　詔罷配享有諫者以不敬論唐入諫曰臣爲孟軻死死有餘榮羣臣無不爲唐懼　太祖察唐有誠懇遂不之罪即詔復孟子配享胡惟庸爲左丞相宜可慷慨言惟庸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乞斬首以謝天下并劾其黨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太祖怒曰快口御史敢排陷朕大臣邪下錦衣衛

已而釋之克新以泰州教諭召見殿中問政事曲直得失克新直言無所隱　詔授贊善諭吏部曰朕所以重直言也不數歲擢禮部尚書太素上疏萬餘言　太祖初使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面詰太素杖於朝其夕使人又誦之得可行者三四事立下有司自序其疏頒示中外觀政嘗監奉天門有宦官以女樂入觀政止之宦官愠入見　太祖出報曰御史且休觀政又拒之曰臣不奉　詔不敢休　太祖於是諭觀政曰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嗚呼　太祖豈拒諫哉

諭 皇太子勑

爾昨渡江震雷忽起於東南導爾前行是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久陰不雨占有陰謀宜慎舉動嚴宿衛施仁布惠以回天意

右 太祖皇帝聖旨洪武二十有四年諭 皇太子巡撫陝西初 太祖以應天府爲南京開封府爲北京御史胡子祺上書曰天下形勝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憑洛陽周公卜之周漢遷之然嵩邙非有殽函終南

之阻澗瀍伊洛非有涇渭灞滻之雄夫據河山之勝聳諸侯之望莫關中若也 太祖稱善遣 太子往視關中 太子既還上言經略建都事明年四月丙子薨建都之議不果行天下惜之

諭 屬國臣民詔

三韓之民既尊李氏民無兵禍人各樂天之樂乃帝命也

右 太祖皇帝詔書洪武二十五年 康獻王即位于壽昌宮遣知中樞院事趙胖奏聞故有是詔繼又 賜勅國更何號星馳來報 皇朝之眷

顧屬國自此始臣謹案洪武二十一年辛禑以曹
敏修爲左軍都統使 康獻王爲右軍都統使攻
遼東夏五月次于威化擧義回軍時兵部聞辛禑
之變議欲出師以禦之 太祖親卜于 太廟會
高麗使者來朝遂不親卜臣伏見 本朝樂章曰
義旗載回順乃多助天休震動士女悅豫徯我寵
綏壺漿用迎旣滌穢德東海永清此 本朝立國
之正而受命之長也豈不徽哉

賜

國號詔

維朝鮮之稱美可以本其名而祖之體天牧民永昌

後嗣

右 太祖皇帝詔書洪武二十五年秋 康獻王
遣韓尚質請 賜國號 天子曰昔殷太師始封
朝鮮其來遠矣乃 賜國號曰朝鮮明年二月庚
寅 王教羣臣父老軍民曰予以涼德荷天休命
肇有邦國向遣中樞使臣趙琳奏聞于 帝報曰
國更何號星馳來報即令藝文館學士臣韓尚質
請更國號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韓尚質賫
禮部咨文以來本部右侍郎張智等於洪武二十
五年閏十二月初九日欽奉 聖旨惟朝鮮之稱

美且其來遠可以本其名而祖之體天牧民永昌後嗣茲予不穀豈敢自慶實是　宗社生靈無疆之福也誠宜播告中外與之更始可自今除高麗國名遵用朝鮮之號屬茲初服宜示寬恩其在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昧爽以前已發覺未發覺咸宥除之噫其盛矣

王妃訃告　慰諭勑

使者至聞王首妃康氏薨嗚呼甚矣哉王必晨昏眷戀不能自已爲何昔化家爲國勤勞內助母儀三韓非康氏者誰今也人亡迹在此非眷戀不能自已者

乎况昔存時王當宵衣之際康氏數更而省之旰食勤勞康氏飭之而以奉歲月視朝之時康氏率宮嬪以送日暮也康氏率宮嬪秉燭而迎以歸寢處今也康氏長往鸞臺之清鏡不張王晨朝稀人而送暮歸寢處顧問杳然但目宮嬪侍兒撫棺唏噓涙之不已者傷如之何嗚呼殯葬之後歲月如流青蕪蔓塚狐兎往來乎其間旁近喬木老榦崢嶸日將暮也飛者比翼而棲于高柯樹因風而鳴嗚咽幽陰之澗水潺潺然而有聲人靜更深野郊寥寥然而寂寂蒿里之神遥歌於莽蒼當此時也首妃康氏神魂有知遥

望宮闈寧不悽愴於宵漠之間若此王其懷之乎戀之乎康氏往矣王當自重故勑

右 太祖皇帝勑書洪武二十九年 神德王妃康氏薨 太祖降勑以慰 王康獻參贊門下府事安埛同知中樞院事金希善賫來 王妃旣薨之二百七十四年先正臣宋時烈議曰爲天下國家者不過曰明大倫立大法而已所謂大倫者父子君臣夫婦也所謂大法者所以行乎三者之間者也斯三者一有不明則中國淪於夷狄人類入於禽獸故聖人之所以教人者莫不以是爲先也

自 本朝立國以來三綱正五常明一變胡俗克升大猷故 皇朝每稱禮義之國不幸姦臣鄭道傳等煽動危言密行邪謀以致我 康獻王奬扆天位昭悼二公夭閼永年彼道傳等煽亂之罪可勝誅哉 恭定王盛德純孝度越前古堯傳舜受秩然有序其所以處變之道無憾於當時而有辭於後世也獨惟 神德王妃陵寢之儀有損配侑之禮久缺此不過當時禮官不識禮義妄相忖度以致如此嗚呼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而夫子將爲衛政則以正名爲先始爲魯政則溝昭公

墓而合之盖以大倫不明大法不行則雖聖人爲
政不可以爲國故不得不以是爲先也伏乞　聖
明深留睿意焉領議政鄭太和行判中樞府事鄭
致和等率百官啓曰臣等來會賔廳苦口力請而
每奉　聖批只以不允爲教臣等聚首環顧不勝
悶鬱之至今玆　神德王妃祔　廟之禮質諸天
理而當然參以人情而不悖誠古今不易之常經
也三司之臣逐日論啓章布之士相繼陳章一國
公共之論此可見矣豈以　殿下之聖明有所未
燭於天理人情而强拂輿論至於此乆邪噫　聖

明持難之意臣等亦非不知而事繫　宗祏禮關
經常臣等不得不以得請爲期而不避瀆擾者也
況　殿下於復　陵寢建齋閣等事旣已斷然快
許而至於祔　廟之請有所持難此羣情之所以
愈往愈激者也臣等玆率百官咸造大庭復此號
籲伏願　聖明亟賜兪音速行祔　廟之禮以答
神人之望　王純文乃祔　太廟時大旱禮畢而
雨國人號曰灑宬雨吁亦異矣

遺詔

朕膺　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務有

益於生民奈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知好善惡惡不及遠矣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
御諱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內外文武臣僚同心輔政以安吾民喪祭儀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臨三日皆釋服毋妨嫁娶諸王臨國中毋至京師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

右太祖皇帝遺詔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不豫閏五月乙酉崩葬于孝陵今殿下二十五年祀太祖於皇壇獻佾舞何其隆也臣謹案九

廟樂章 太祖室迎神奏太和之曲曰於皇於皇
兮卬我 聖祖乃武乃文攘夷正華爲天下大君
比隆於古粤彼放勳肇造王業佑啓于子孫功德
超邁 大室攸尊首稱春祀誠敬用申維 神格
思萬世如存初獻奏壽和之曲曰薦帛於篚潔牲
於俎嘉我黍稷酌我清酤孝孫懿祀奠獻初擧翼
翼精誠對越我 皇祖居然顧歆永錫純祜亞獻
奏豫和之曲曰籥舞旣薦八音洋洋工歌喤喤醇
醴載羞齊明其將之永佑於子孫歲事其承之俾
嗣續克承百世其保之終獻奏寧和之曲曰三爵

既崇禮秩有終盈溢孚顒顯相肅雍維 皇祖格哉以繹以融申錫無窮暨於臣民萬福攸同徹饌奏豫和之曲曰禮畢樂成神悅人宜籩豆靜嘉敬徹不遲穆穆有容秩秩其儀益祗以嚴剡敢斁於斯還宮奏安和之曲曰於皇 我祖陟降在天清廟翼翼禋祀首虔 明神既留寢祐靜淵介福綏祿錫蔭綿綿以惠我家邦於萬斯年臣以爲 太祖皇帝躋祀 皇壇則 皇朝九廟樂章登歌壇上也宜矣

恤刑勑 建文

大明律 皇祖所定命朕細閱較前代往往加重盖
刑亂國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朕所改定 皇祖
已命施行然罪可矜疑者尚不止此夫律設大法禮
順人情齊民以刑不若以禮其諭天下有司務崇禮
教赦疑獄稱朕嘉與萬方之意

右 惠宗皇帝德音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即
皇帝位行寬政釋黥軍及囚徒還鄉里初 惠宗
爲 太孫時 太祖考定 大明律 惠宗輒佐
以寬大改定者七十三條天下莫不頌德焉 太
祖嘗諭 惠宗曰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爾治平

世刑自當輕此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及　惠宗
踐天子位恤刑如此所以體　太祖之訓也史稱
閏五月乙酉　太祖皇帝崩辛卯　惠宗即皇帝
位是日葬　太祖皇帝於　孝陵臣竊疑之禮天
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
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而葬外姻至　太祖
皇帝以乙酉崩於西宮後七日辛卯葬之是不待
七月而葬也同軌之國不可得而畢至焉烏在其
用天子禮也春秋僖公二十七年六月庚寅齊侯
昭卒八月乙未葬齊孝公傳曰不及時而日渴葬

也隱公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八月葬蔡宣公傳曰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齊孝公三月而葬猶稱渴葬況　太祖七日渴葬乎蔡宣公三月而葬猶稱慢葬況　太祖七日慢葬乎說者曰謀臣齊泰黃子澄與方孝孺恐　燕王臨于京師乃建議不待七月而趣葬　太祖皇帝使　燕王無得入臨是不然　太祖皇帝雖已葬　燕王入臨不可禁也如不可禁則　孝陵七日之葬不足以止燕之師也且　惠宗盛德之主也泰子澄孝孺之徒雖建此議臣知　惠宗必不從也古者天子

七日而殯史臣以 太祖始殯之日爲 孝陵卜
葬之日陷 惠宗於不孝甚可痛也

準 奏錫命制

古先哲王之爲治德窮施普覆育萬方凡厥有邦無
間内外罔不臣服爰樹君長俾乂其民人以藩屛于
夷夏朕承大統師古成憲咨爾朝鮮權知國事李御
諱襲父兄之傳鎭綏茲土來効職貢率禮克誠以未
受封祈請懃至茲肅命爾爲朝鮮國王錫以金印長
茲東土嗚呼天無常心惟民是從民無常戴惟德是
懷爾其懋德以承眷佑孝友于家忠順于上仁惠于

下俾黎民受福後昆昭式永輔于中國啓土建家匪德莫宜可不敬哉

右　惠宗皇帝制書建文二年　恭定王卽位于壽昌宮明年　惠宗遣通政寺丞章謹文淵閣待詔端木禮來錫　誥命盖是時文學博士方孝孺直文淵閣掌辭命令讀　制書有盛宋誥訓之體無媿孝孺潤色歟

戒將士勑

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加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與　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

朕負殺叔父名

右 惠宗皇帝德音建文四年靖難兵入金川門宮中火起 惠宗皇帝自焚崩或曰 惠宗爲僧遁又曰貴州羅永菴有 惠宗律詩二篇皆非也初 太祖欲立 燕王爲 皇太子翰林學士劉三吾哭之慟曰 皇太子天下之本 陛下若欲易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邪 太祖不悅降三吾爲國子監博士然易 太子事竟寢及秦晉二王既薨 太祖亦崩故 燕王卒不得爲 皇太子有如 太祖早定策則 燕王入承大統而 惠

宗其可免矣悲夫

靖難詔 永樂

高皇帝棄羣臣建文嗣位權歸奸慝變亂憲章戕害骨肉禍幾及朕於是欽承祖訓不得已而起兵以清憝惡不期建文爲權姦逼脅闔宮自焚諸王大臣百官萬姓以朕 高皇帝正嫡合辭勸朕以 宗廟社稷之重已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嘉與萬方同臻至治

右 太宗皇帝詔書建文四年秋七月謁 孝陵即皇帝位遣都御史俞士吉鴻臚寺少卿汪泰來頒初 太宗既靖難召方孝孺使草詔孝孺悲痛

聲徹殿陛　太宗下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
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　太宗曰彼自
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　太宗曰國賴長
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太宗曰此朕家事
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
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卒不屈
孝孺既死召樓璉屬以草詔璉不敢辭歸語妻子
曰我固甘死直恐累若輩爾夕自經死孝孺嘗作
夷齊論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堯舜禹三聖人爲
萬世法者允執厥中也不及不謂之中過亦不謂

之中請卽此而論之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歿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其後周武王伐商去隱於首陽山耻食周粟遂餓而歿孔子嘗稱之曰古之賢人孟子嘗稱之曰聖之淸誰得而議之哉雖然抑有説也先君之國受之於祖宗者也父子傳次以嫡以長古之制也易此必亂昔周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荆蠻以順父志以成王業孔子稱之以至德且曰民無得而稱焉

夷也苟知父志欲立齊當效泰伯順父之志隱然退避於治命之日不當行己之志顯然辭讓於亂命之餘也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幸有中子以托國焉苟無其人其如先君之社稷何湯武之征伐即堯舜之揖讓天下歸周天之命也潔身自遠斯可已矣何乃耻食其粟獨食其薇也庸非周土之毛乎斯皆過乎中者也於乎廉頑立懦足可爲百世師過中失正恐未臻乎堯舜禹之道此孟子之所以譏乎其隘而孔子至德之稱在泰伯而不在夷齊也其旨深矣嗚呼孝孺以夷齊爲過乎中然孝

孺不屈其志與夷齊無以異也

冊　皇后徐氏詔

朕荷　天地神靈　祖宗敷佑繼承大統華夏肅清稽于古典夏殷周之盛亦資內助以致雍熙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肇修人紀惇典肅禮臻茲治平薄海內外室家相慶功德兼隆與天同運亦惟朕　皇妣孝慈高皇后效法承天肅雍顯相德配　聖神化家爲國朕正妃徐氏開國元勳中山武寧王徐達之女達佐朕　皇考咸有一德格于　皇天天惟申命用休君臣篤慶榮裕始終毓茲貞淑嬪于肇封家政攸

寧朕恭行天討無內顧之憂厚德嘉貞婣儀懿範同朕恭勤保茲 天命君臨爾萬姓上是用于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命使奉金冊金寶立徐氏爲皇后正位中宮恭承 宗廟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右 太宗皇帝詔書永樂元年翰林院學士臣解縉譔文淵閣大學士臣胡廣曰議論昌大筆勢雄渾得詔誥之體臣謹案永樂之初縉與廣在翰林院 太宗夜宴不見月縉乃作風落梅詩 太宗覽之爲停觶以遲中夜月輒明 太宗笑曰縉奪天手也命宮人滿觶勸飲廣嘗從 太宗北征軍

中張燈講詩書遷文淵閣大學士譔進聖孝瑞應頌　太宗大喜綴其頌爲浮屠曲令宮中人歌舞之縉有子曰禎亮　太宗諭廣曰縉有男子廣可以女子妻之廣頓首曰臣妻有身豈卜男女乎　太宗笑曰定生女矣已而廣果生女遂與約婚後縉歿禎亮徙遼東廣欲離婚女截耳誓曰薄命之婚　皇上主之至歿無二卒歸禎亮天下皆稱胡氏女爲烈婦也

欽差祁保林觀　諭祭文

惟王明達好善出乎天性至誠不貳昔在　皇考太

祖皇帝時敬順天道效義攄忠恭勤事大遵承朝命益乂益虔保恤一方之民以臻富庶咸遂安樂　皇考深嘉王之忠誠特賜國號曰朝鮮以伸寵異王功德之著雖古朝鮮之賢王無以過也近以年高致位於子方當優游暮景乃遽云亡訃音之來朕甚痛悼雖然人生世間有令名垂于後有子孫繼其志殁亦何憾王作藩東土上能畏天以事朝廷下能造福以庇一方之民名著於後耿耿不磨王之子又能繼承王志欽崇天命忠事朝廷畏慎小心遵承禮度不愆毫髮務致和輯以福國人保有其業延于永世夫然

生者古今人道之常王雖亡復何憾之有茲特遣使
以牲醴祭王九原有靈庶幾享之
右　太宗皇帝祭文永樂六年　康獻王薨于正
寢　太宗遣都知監左少監祁保禮部郎中林觀
賜祭臣謹案　碑銘曰大業旣成市肆不易　高
皇曰咨惟爾有國民無兵禍樂天之樂繼賜國號
朝鮮是復盖記實也
欽差祁保林觀　賜謚制
朕祗膺　天命統御萬方弘綏靖以洽人心表賢德
而興治理四海內外一視惟公矧廼藩臣之良當茲

殞歿之際必隆褒恤以示旌嘉朝鮮國王李御諱秉
心克莊好善不倦奉我 皇考嚴畏天事大之心守
玆東藩務保境安民之道惟朝廷之是聽滋歲久而
不渝攄忠紫極之尊覃福玄菟之地方當謝政以遂
優閒竟不憖遺遽然長逝疇其勳行宜有褒揚謚法
撫民安樂曰康行善可紀曰獻今特賜爾謚曰康獻
靈爽不昧庶克歆承欽哉

右 太宗皇帝制書永樂六年遣都知監左少監
祁保禮部郎中林觀來頒 恭定王以冕服迎入
拜受以衰服告 文昭殿後二百七十六年先正

臣宋時烈議曰自生民以來未有聖於夫子夫子之功未有大於春秋而春秋之義未有大於尊王也斯義旣明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而三綱明九法行故孟子以夫子之作春秋繼大禹周公之功而又誦子貢賢於堯舜之語嗚呼堯舜之道與天同其大而夫子之所以益賢者語其功也春秋之義炳然數十而尊王之義最大過此以往則聖人或未之知也是以天理明人心正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功所以爲大者其不信矣乎恭惟我　康獻王天錫聖智當代暴以仁之際所秉

者春秋大義也是以王業之成猶反手焉如建瓴
然故及第臣成三問頌其功德曰大義昭於日星
此豈有私於君父而然哉事有至小而所關者有
大者況以　宗廟之重而深明此義則雖隸僮下
賤其有不知者乎嗚呼尊王之義誠所謂天之經
地之緯不可一日而無者也昔朱子之考松嘗曰
父子君臣天地之大經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
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
是以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
嘗一日而少忘朱子嘗表章此說昭明大義於南

渡之時嗚呼孔子之作春秋豈偶然也而孟子推之以繼三聖之功者亦豈大言以誇之哉朱夫子繼孔孟而爲之說者亦豈私於其親而彰明其訓哉誠以此理不明則人道入於禽獸中國淪於夷狄故臣欲因 宗廟有事之時以獻於聖聽也古語曰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罪也故敢忘瀆告之罪以盡畢義願忠之心惟 聖明財赦焉

王元孝乃上 徽號曰正義光德從時烈之議也

悼賢妃權氏勑

自皇后崩逝之後令汝國權妃管六宮事汝國呂氏

請於高麗内官金得金良借砒礵於銀匠和胡桃茶
以與權妃因致毒死
右　太宗皇帝宣諭永樂十二年　本朝譯官元
閔生召見椶殿奉　旨來臣謹案賢妃權氏　本
朝人　太宗遣太監黃儼選朝鮮女子五人充掖
庭權氏與焉姿禀粹善吹玉簫　太宗憐之封賢
妃命其兄永均爲光祿寺卿八年冬侍　帝北征
薨於臨城葬嶧縣謚曰恭獻當　明世外國女子
入掖庭得幸　天子者若干人賢妃權氏及　孝
穆皇后紀氏最賢紀氏出於蠻國生　孝宗皇帝

尊爲　皇太后權氏出於　本朝無子而早薨莫非天也

準　奏錫命制

帝王爲天下之主宰治式廣於同仁賢德繫一國之表儀理必先於有後朕承　天命統御萬方綏靖懷柔一視無間故簡賢命德以任藩服因情適宜以致化理所以重繼續而繫衆心也乃者朝鮮國王李御諱來奏長子禔不德不堪繼嗣以第三子御諱孝悌力學爲國人之所屬望可立爲嗣且以年老不克任事陳乞休致傳襲以位今特允所請命爲朝鮮國王

世守厥服於戲藩國所寄匪德不勝惟忠可以事上
惟孝可以事親惟謙勤可以立身惟仁愛可以保民
爾尚夙夜寅畏服茲嘉命茂延福慶永祚邦家欽哉

右 太宗皇帝制書永樂十七年春正月遣太監
黃儼光祿寺少卿韓確鴻臚寺丞劉泉來頒臣謹
案永樂三年 太宗皇帝賜樂器編鍾十六編磬
十六琴四瑟二笙二簫四 恭定王請太平館祇
受樂器 莊憲王旣卽位祭祀朝會始用雅樂豈
詩所謂昭哉嗣服也歟

準 奏錫命勅

爾父篤厚老成能祗敬天道恭事朝廷爲一國之人造福忠順之誠愈久不替比者以爾孝悌力學可以繼承宗祀主宰國人請襲以位特允所請以爾爲朝鮮國王爾尚念傳序之不易思爵祿之非輕孝以事親忠以事上敬謹天道以福一國之人則天心悅鑑俾爾長享富貴延及爾之子子孫孫世享其慶而一國之人亦永享其慶矣今特賜爾宴享爾其體朕至懷

右　太宗皇帝勑書永樂十七年冊　莊憲王又遣太監黃儼來頒　莊憲王上壽于新宮領議政

韓尚敬等侍宴 恭定王曰避位將以貯福而今反益尊矣酒酣羣臣舞 恭定王亦舞曰付託若不得人雖欲忘憂得乎主上眞守文太平之主也尚敬等賀曰由 殿下知子之明也極歡乃罷孔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於戲 恭定王其無憂乎

賜宴勅

王至誠篤厚祗事朝廷一德一心終始不怠比以第三子孝悌力學可以繼承宗祀主宰國人且自陳年老不克任事請襲以位朕惟王識見明達特允所請

夫繼世在於有後而傳序在於得人今王能嗣承先業恪守藩服而簡賢命德俾宗祀有托以副國人之所望良用嘉悅茲特遣太監黃儼賚勑賜王宴享不惟王一家之慶且爲王一國之人慶也王其體朕至意

右 太宗皇帝勑書永樂十七年遣太監黃儼特賜燕饗于壽康宮 恭定王誦聶夷中田家詩謂領敦寧府事柳廷顯曰主上足爲守文之主卿等宜盡心輔導之廷顯頓首 恭定王憑 王之肩輒起舞至夜乃罷誠可謂一國之慶也

欽差趙亮易節 諭祭文

惟爾温純篤厚至誠樂善尊敬朝廷久而不替頃以年高休致于家克享榮貴壽考康寧政期優游莫景樂此太平胡爲一疾奄然長逝撫念遠臣良深悼痛特隆恤典賜爾諡曰恭靖遣人祭以牲醴九原不昧尚克享之

右 太宗皇帝祭文永樂十七年 恭靖王薨于正寢十八年 太宗遣禮部員外郎趙亮行人易節 賜諡祭臣謹案 行狀言 王從 先王破羣盜屢立大功在位三年以疾傳位于 王恭定

德之至也

欽差劉璟楊善 諭祭文

惟王篤厚至誠聰明賢達作藩東土敬事朝廷忠順之心終始不替頃以年高致休於家方期壽考樂此安榮夫何嬰疾遽爾長逝訃音遠聞良深感悼玆特隆以恤典賜諡曰恭定遣使祭以牲品儀物靈其有知鑑此至意

右 太宗皇帝祭文永樂二十年 恭定王薨于正寢二十一年春二月 詔遣太監劉璟禮部郎中楊善 賜祭初 恭定王爲大君時與復典君

臣趙胖議政府贊成臣南在偕朝 京師中國之
士見 恭定王皆敬之 王過燕府 太宗皇帝
迎見之禮待甚厚及 王在道 太宗皇帝乘轝
疾行 王下馬見於路側 太宗皇帝爲停駕手
閱轝帷温言良久乃過行後七年 王卽寶位其
明年 太宗皇帝入承大統盖 聖人受命之運
與中國同不亦休乎

冊 王世子勑

得奏國人請立王之嫡子爲世子今特允所請以御
諱爲朝鮮國王世子王尚教以孝悌忠信俾進於德

義以副國人之所望玆遣少監海壽禮部郎中陳敬
賫勑諭王王其體朕至懷
右 太宗皇帝勑書永樂二十一年冊 王世子
遣少監海壽禮部郎中陳敬來頒 王世子恭順
常接賓師動以規矩無少怠容性至孝嘗藥視膳
必身親之夜分侍側不命之退則不敢退詩曰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庶幾近之
光祿寺少卿韓確制
朕惟諸卿之職光祿爲重非德行茂著者弗居以是
任非親舊卓特者弗顯以是官豈惟曰名位之榮亦

以待優寵之擢爾韓確禀敦實之資懷誠慤之志茂
著才猷實爲内戚茲特授以云云益懋恪勤祗服寵
命欽哉

右制書　太宗皇帝以後宮韓氏恩澤　命確爲
光祿寺少卿　詔家京師確不肯已而東歸臣伏
聞故鐵嶺衛指揮僉事李英始以　本朝人仕於
中國子孫遂爲中國人玄孫成梁有戰功封寧遠
伯有子如松以勇敢爲大將軍戰歿遼東　贈少
保賜謚忠烈故李氏世授將鉞爲名家獨韓少卿
以　太宗後宮親屬不居中國賢哉

恤刑詔 洪熙

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導民於善非務誅殺也吏或深文傅會以致冤濫朕深憫之自今其悉依律擬罪或朕過於嫉惡法外用刑司執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必允乃已諸司不得鞭囚背及加人宮刑有自宮者以不孝論非謀反勿連坐親屬古之盛世採聽民言用資戒儆今奸人往往摭拾誣爲誹謗法吏刻深鍛鍊成獄刑之不中民則無措其除誹謗禁有告者一切勿治

右 仁宗皇帝詔書洪熙元年南京地震 仁宗

下勅求直言又諭有司除苛法天下大悅臣謹案

仁宗本紀　太祖皇帝嘗問堯湯時水旱百姓奚恃對曰恃聖天子恤民之政　太祖喜曰朕孫有君人之識矣高煦高燧與其黨伺隙讒之或問太子亦知有讒人乎曰弖知盡子職而已不知有讒人也及即位建文諸臣家屬爲奴者悉宥爲民還其田土言事謫戍者亦如之　仁至深也

賜少師蹇義勅

曩朕監國卿以　先朝舊臣日侍左右兩京肇建政務方殷卿勞心焦思不恤身家二十餘年夷險一節

朕承大統贊襄治理不懈益恭朕篤念不忘玆以己
意創製蹇忠貞印賜卿俾藏於家傳之後世知朕君
臣共濟艱難相與有成也

右　仁宗皇帝勑書洪熙元年進義少保賜冠服
象笏玉帶倚任甚厚又進少師賜銀章一文曰繩
愆糾繆臣謹案　仁宗監國義與少保夏原吉總
軍國事義知治體洪武中授中書舍人　太祖問
爾非蹇叔之苗裔乎義頓首不敢仰對建文時文
學博士方孝孺議更制度義默默無所建明　太
宗即位進吏部尚書兼　太子詹事　太宗嘗欲

諭 太子輒遣義委曲導意 太宗以此敬重之

七年北巡 太子監國以舊臣最見親信義爲人過於周愼楊士奇嘗謂義曰何過慮也義謝曰吾恐鹵莽爲後慮耳楊榮毀義無風節 仁宗由是不直榮義頓首曰榮無他意即左右有譖榮者不可以不明察之 仁宗笑曰朕固不信也原吉能綜核建文時充採訪使 太宗即位或以爲原吉與義建文時皆得用事不可信 太宗不聽進原吉戶部尚書寵遇之 賜宴便殿謂羣臣曰 太祖養賢以貽朕卿等欲觀古名臣義原吉即其人

也原吉淸愼有雅量人莫能窺其際同列有善即
採納之或有小過必爲之掩覆吏汚所服金織衣
原吉曰爾勿怖汚可浣也又有汚精微文書者吏
叩頭請死原吉不問即入朝躬自引咎　帝命易
之呂震嘗傾原吉銳甚其後震爲子乞官原吉以
震有城守功爲之請陳瑄少時惡原吉然原吉常
稱其才終身不言瑄過失也始　仁宗在東宮時
數爲高煦所讒構幾不得全義原吉左右衛翼及
即位同心開導故　仁宗饗國一年而德施被於
天下此二人臣輔之力也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

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
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
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信矣哉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配天地勅
太祖受命 上天肇興皇業 太宗中興宗社再奠
寰區聖德神功咸配 天地易曰殷薦上帝以配祖
考朕崇敬 祖考永惟一心正月十五日大祀 天
地神祇奉 皇祖 皇考以配
右 仁宗皇帝勅書洪熙元年春正月己卯 仁
宗饗 太廟告 太祖 太宗並配天地丙戌大

祀天地於南郊以 太祖 太宗並配夏五月庚
辰不豫辛巳大漸崩于欽安殿臣伏見 仁宗樂
章迎神奏太和之曲曰明明我祖盛德天成至治
訏謨適駿有聲專奠致享惟古經是程春祀有嚴
以迓聖靈惟陟降在庭以賚我思成初獻奏壽和
之曲曰幣牲在陳金石在懸清酒方獻百執事有
虔明神洋洋降歆自天俾我孝孫德音孔宣亞獻
奏豫和之曲曰中誠方殷明神如存醴齊孔醇再
奉罍尊福祿穰穰攸介攸臻追遠報酬罔極之恩
終獻奏寧和之曲曰樂比聲歌佾舞婆娑稱彼玉

爵酒旨且多獻享維終神聽以和孝孫在位受福不那徹饌奏雍和之曲曰牷牲在俎稷黍在簋孝享多儀格我皇祖稱歌進徹髦士膴膴孝孫受福以敷錫於下土還宮奏安和之曲曰犆享孔明物備禮成於昭在天以莫不聽神明即安維華寢是憑肇祀迄今百世祗承　宣宗室樂章與　仁宗同

江漢集卷之二十三

江漢集卷之二十四目錄

跋尾　詔制考

江漢集卷之二十四

跋尾　詔制考

即位勑　宣德

朕恭膺　天命嗣承寶位王屢遣使奉表及方物來覲具見至誠茲遣尹鳳等往賜王及王妃綵幣

右　宣宗皇帝勑書宣德元年遣太監尹鳳等來頒初　太宗夢　高皇帝授大圭曰傳之子孫永世其昌既而　誠孝張皇后生　宣宗　太宗見之大喜曰英氣溢面符朕夢矣永樂中立爲　皇太孫　太宗每語　仁宗曰此他日太平天子也

洪熙元年　詔居守南京及即位軍國大事多稟
裁於　皇太后惇行惠政刑部奏囚色慘然爲廢
御膳謂左右曰說與刑官少緩之　德音歲下放
囚者至三千人當是時海內寧泰　皇太后嘗游
西苑　宣宗衮冕親掖輿登萬歲山奉觴上壽
皇太后駕幸　長陵　宣宗櫜鞬爲前導至河橋
下馬扶輦　陵旁民夾道迎拜　宣宗仁孝聞天
下雖古之盛天子不能過也

王世子免朝覲勑

聞世子欲來朝覲已見王父子忠敬之心然世子今

當勤力學問之年况遠途跋涉非易可免其來如已
啓行亦令還國

右　宣宗皇帝勑書宣德二年　莊憲王欲遣世
子恭順朝　京師會　帝有勑不果行世子温文
有德性好學不倦成忠文公三問直集賢殿世子
嘗夜手一卷臨集賢殿講論久之月已墮矣一夕
世子不枉臨夜半三問始解衣已而戶外有履聲
世子字謂三問曰謹甫不寐否三問驚下階迎拜
由是國人知世子之能下士也
頒猗蘭操勑

昔孔子自衛反魯隱居谷中見蘭之茂與衆草爲伍自傷不逢時而託爲此操于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擬作焉

右 宣宗皇帝勑書宣德四年作猗蘭操曰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于輔十月丙戌賜兵部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少傅楊士奇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太子少傅楊榮太常卿兼翰林院學士楊溥等諭以舉賢之道臣謹案 明史傳士奇名寓以字行洪熙元年擢禮部侍郎兼

華盖殿大學士　仁宗不豫召士奇至思善門命
書勑迎　皇太子於南京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反
侍郎陳山言漢趙二王實同心請襲彰德執趙王
榮力贊之士奇曰　太宗皇帝三子無罪者宜厚
遇之何遽加兵傷　皇祖在天之意乎　宣宗待
趙日益親謂士奇曰趙王之所以全者卿之力也
因　賜金幣　宣宗微行嘗夜半幸士奇宅士奇
倉皇出迎之頓首曰　陛下奈何以　宗廟社稷
之重反自輕爲　宣宗曰朕欲與卿一言故來耳
後數日果獲二盜有異謀立召士奇告之故且曰

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榮字勉仁宣德元年高煦叛　宣宗召榮問計策榮對曰　親統六師出不意以威臨之事無不濟　宣宗稱善於是　車駕發京師至樂安高煦出降三年　宣宗巡邊至遵化聞兀良哈寇會州自將精卒三千人往擊之獨命榮從自石門出喜峰口擊兀良哈於寬河　宣宗親射其前鋒殪三人兩翼並發大破之虜人望見黃龍旗下馬羅拜請降會州平榮謀居多喜賓客士多歸心處大事不愧姚崇而不拘細行小節亦似之溥字弘濟與楊榮同舉進士永樂初溥以

洗馬侍　太子　太宗北征坐迎　駕遲繫錦衣
獄者十年讀詩書諸子數周　仁宗即位始出獄
宣德元年入内閣與士奇等共典機務五年春從
幸　獻陵與士奇朝于　行殿　太后慰勞之每
歲首從　幸西苑萬歲山賦詩賡和　宣宗從容
問天下百姓疾苦有所論奏未嘗不虛心聽納也
當是時海内清平朝無失政中外翕然稱三楊以
居第目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而溥平居嘗自署
郡望曰南郡因號爲南楊溥質直廉靜無城府性
恭謹每入朝循墻而走諸大臣論事爭可否或至

達言溥平心處之諸大臣皆歎服世稱士奇有學行榮有才識溥有雅操皆非人所能及此三人者誠可謂宿德之臣也天下豈有遺賢乎然　宣宗爲猗蘭操求善良出於至誠百世之下讀此勑孰不感激流涕也哉

禮待　王人無贈遺勑

自今朝廷所遣內官內使人等至王國中王但以禮待之毋贈遺以物朝廷凡取索物件唯憑御寶勑書應付若口傳朕之言語取索及非理需求者悉勿聽王父子敬事朝廷多歷年歲逾久逾篤朕所深知非

彼左右近習所能間也王無慮焉

右　宣宗皇帝勑書宣德四年　莊憲王遣恭寧君裀如　京師請免歲貢金銀器　天子曰金銀旣非本國所産自今貢獻但以土物效誠又下此勑書先是　宣宗遣內官金滿　賜磁器諭曰王聰明特達恭事朝廷足見王之至誠朕深嘉悅盖是時　宣宗皇帝與　莊憲王膺天下一治之運故日下五色雲見景星三見西北方甘露降於山谷白鵲有巢林木者中國子弟及屬國父老臣民偕饗昇平詎非幸歟

賜條環刀劍銀幣勑

王事大之心篤於誠敬洊歷年歲弗懈益隆眷王之賢良重嘉悅今特遣中官昌盛等齎朕所御寶裝條環及刀劍銀幣諸物賜王用示褒嘉

右　宣宗皇帝勑書宣德五年遣內官昌盛尹鳳賜所御寶裝條環刀劍銀幣磁器十月　宣宗獎諭曰王至誠端恪敬事朝廷朕用嘉悅今使臣回特勑奬諭臣謹案宣德之世鄭靖王瞻埈越靖王瞻墉襄憲王瞻墡荆憲王瞻堈淮靖王瞻墺滕懷王瞻塏梁莊王瞻垍衛恭王瞻埏　帝之兄弟也

而恩遇不及 莊憲自洪武永樂以來外國亦有
獲禮於 天子者而 王朝爲之尤焉嗚呼乾之
大人九五在上九二在下相與利見此之謂也

招隱勑

朕惟賢者致治之具肆卽位以來屢詔有司舉德行
才智之士將與共圖治道然林泉巖谷必有遠引而
不輕出者朕夙夜念之不能已也夫枉已求售非志
士之本心潔身獨善豈聖賢之中道故嘗作招隱之
歌使幽遠之賢皆知朕志庶幾幡然有奮起者卿等
爲國重臣特示觀之舉賢爲國人臣之忠其必有以

勉副斯意勿徒視爲空言可也

右　宣宗皇帝勅書宣德六年　御製歌曰吾觀
天地化育功四序五行實任之軒轅堯舜致熙皞
亦有六相兼皐夔君臣共濟自往古大厦豈是一
木爲況予凉薄資九五承大寳四海之廣兆姓繁
側席仁賢翼王道長林大澤高丘巨壑豈無懷才
抱德者蕭散幽閒樂其樂扣舷清歌弄緑水結巢
雲松招白鶴雲松蒼蒼白鶴飛翠蘿搓曳春風時
朝鑱黄獨夕茹紫芝放歌考槃什吟咏梁甫詞如
玉在璞韜其輝天之生才將有爲屢下求賢詔明

珠寧無遺中夜有懷起待朝勞心洛求忘日晏嗟
爾賢人何樂空谷有莘幡然起畎畝傅巖何嘗終
版築磻溪白首還鷹揚卧龍亦復興南陽旱歲人
間望霖雨大川利涉需舟航嗟爾賢人無爲徘徊
石泉麋鹿非爾伍風雨天路爲爾開脫却芰荷衣
挂在清澗隈翩翩命駕蒲輪來黃金如山築高臺
待爾爲詠臺與萊無爲令我悵望思難裁因 頒
手勑以廣賢路然四方幽隱之士如滄江先生徐
舫方舟終身不出何哉史稱徐舫桐廬人幼好擊
劒走馬蹴踘既而悔之學爲歌詩乃遊四方詩益

工行省參政蘇天爵將薦之舫笑曰吾詩人豈可羈以章紱哉竟避去築室江皐因自號滄江散人宋濂劉基之赴召也舟泝桐江舫鄉夕黃冠鹿裘立江上招基而笑基望見迎入舟中欲載上黟川舫終不可乃止濂初未相識以問基曰此徐方舟也濂因起與舫酌酒以爲别洪武之際舫避世老於江湖 宣宗卽位猶不仕亦見其高也

宴羣臣勅

臘後五日之夜大雪迨朝而霽盖豐年之祥也因作喜雪之歌與羣臣同樂之已命光祿賜宴其悉醉而

歸

右 宣宗皇帝勅書宣德六年十二月辛巳宴羣
臣賜喜雪歌曰一冬晴明人不厭臘月雪飛尤所
喜從古農占重三白來年有秋預可擬昨夜長風
廣莫來號空捲地初停雷斯須撒玉屑千樹萬樹
梅花開大地平鋪皆一色光輝未數瓊瑤白四山
蒼翠不可尋但見凌空聳銀壁憑高四顧眞奇觀
日上扶桑朝不寒昔人勞農享臘惟此時更說來
年豐有期村村腰鼓聚宴飲庶幾時平今見之嗟
予菲德臨九五燮理功能寄丞輔舉觴相樂拜天

庥永念　皇天與　皇祖於乎盛矣臣謹案宣德
六年郭璡爲吏部尚書黃福爲戶部尚書胡濙爲
禮部尚書許廓爲兵部尚書吳中爲工部尚書顧
佐爲右都御史盖是時材賢最多與三楊並列庭
中而至於翰林侍讀李時勉剛直不屈名重天下
謚曰忠文初時勉以庶吉士進翰林侍讀學士洪
熙元年上疏言事　仁宗怒召至便殿對不遜命
武士撲以金瓜脅折者三曳出幾死明日改交趾
道御史下錦衣衛獄　仁宗大漸謂夏原吉曰時
勉廷辱朕言已勃然其夕崩　宣宗即位命使者

縛時勉來　帝望見罵曰爾小臣敢觸　先帝疏
何語時勉叩頭曰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至六
事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　帝意解問
草安在對曰臣已焚之矣　帝太息曰眞忠臣也
立赦之復官侍讀由　宣宗明聖之德也

特賜獎諭勅

王恭事朝廷可爲卓然賢王者矣肆朝廷待王亦前
後一誠

右　宣宗皇帝勅書宣德七年秋八月特賜獎諭
是歲三月遣太監昌盛等　賜綵幣諭曰王之恭

事朝廷恪共乃職朕已具悉玆特遣昌盛等賜王
綵幣至是降 勑又褒之 德音隆重中朝公侯
卿大夫爲之嗟歎臣伏見 莊憲碑銘曰新樂聲
容 祖宗功德會用雅樂始斥女樂盖自 王朝
開國以來 太宗皇帝嘗 賜樂器然聲不中律
祭樂八音未備當祭磬用瓦磬鐘亦雜懸不具其
數洪熙元年秬黍生於海州宣德元年磬石產於
南陽乃命朴堧造編磬堧取海州秬黍積其分寸
案古經制黃鐘一管吹之其聲差高於中國黃鐘
之音乃以蠟燃成差大積分成管以一粒爲一分

累十粒爲寸法以九寸爲黃鍾之長三分損益以成十二律逾月制新磬二架以進　王命取大明所賜磬一架以新制律管協之　教曰中國之磬果不諧協今新磬能得正聲予甚喜焉但㚖則一枚其聲不諧何也堧即審視曰限墨未盡磨也即磨之然後乃諧朝祭之樂始備矣堧字坦夫密陽人也精於鍾律每坐臥交手心胸之間而爲戛擊形轉喉口吻之中而爲律呂聲積十餘年乃成授大提學專意樂事　王招堧較正鍾律堧曰某律高一分更視之則高律有滓泥矣　王命剔滓

泥一分塤啓曰今則律正矣 皇朝使者來聽樂歎曰此正聲也無乃異人制鐘律乎嗚呼樂學不傳久矣塤能得鐘律之妙固異人也然 王知塤之能協律而委以八音之事誠聖人也 勅所謂卓然賢王者不其然乎

賜五經四書大全勅

覽奏欲遣子弟詣北京國學或遼東鄉學讀書具見務善求道之心但念山川脩遠氣候不同子弟之來或不能久安客外或父子思憶之情兩不能已今賜王五經四書大全一部以爲教子弟之用

右　宣宗皇帝勅書宣德八年冬十月陪臣朴安臣至自　京師頒　欽賜五經四書初　莊憲王具奏乞遣子弟詣北京太學讀書　帝雖不許然所賜五經四書行於　王國開儒林道德之源則謂之　皇朝之功亦可也

還建州衛人畜勅

朕已勅諭凡察李滿住等各將所搶去人口馬牛頭匹盡行給還王亦須以所得建州等衛頭畜等物還之而自今各須天道輯和鄰境戒飭下人勿相侵犯庶幾共享太平之福

右 宣宗皇帝勑書宣德八年閏八月遣指揮僉事孟捏可來頒先是野人李滿住與楊木答兀結黨掠遼東開原等處軍民被虜逃來者五百六十餘人 莊憲王解送 京師野人患侵擾北邊八月 王遣崔潤德往討滿住臣先祖翼成公喜與許文敬公稠以爲不可至是 天子下勑書諭之如此世謂二公有先見也翼成公喜字懼夫永樂中世子禔廢公爭曰世子年少雖有鷹犬之失不可遽廢 上王恭定怒流交河縣已而放之南原府 莊憲王卽位 上王謂 王曰喜無罪終不

可棄因泣下　王感動乃起拜禮曹判書宣德元
年進右議政六年遷拜領議政　王視學因欲試
士公啓曰視學古之制也今　殿下如爲試士而
欲舉視學之禮則視學輕於試士而不合於古聖
之制也　王以爲然王半車等結和親乞受教書
公以爲　王朝不可與野人私通國書使野人誠
心歸順則　王朝待之如故而已矣金益精議令
禮曹奉　王旨移牒野人公曰通書斷不可爲也
彼野人乞以子弟來質之又請朝見則　王朝其
可遏乎　王雖從益精之議然嘗稱黄某凝重善

斷大事誠蓍龜也諸公卿會議禁中日且晏公猶不食戶曹判書金宗瑞爲設宿膳以饗之公輒却之招宗瑞立之階上切責曰汝何敢私饗三公乎宗瑞慙汗出霑背良久遣去　王命有司作佛宮集賢殿學士成三問等極諫不聽遂皆辭歸集賢殿爲之一空　王流涕招公　下教曰集賢諸儒棄予去將若之何公進曰臣請往諭遂徧往三問等家諭召之三問等於是乃反文敬公稠字仲通與翼成公俱爲相輔翼　明主雖不能一變民俗以造於中國之道然稠淸愼好儒學尤精於禮自

太廟社稷山川祭祀之事至士庶人冠昏喪葬之
儀一皆考正翕然合於周官節文 上王 恭定 薨
議羣臣服旣葬釋衰稠駁曰君喪苴絰菅屨自世
子達于卿士是羣臣同服斬衰也今 聖上慈孝
篤至冠繩纓以終其制而羣臣服衰五月纔卒哭
乃服吉服可乎請令羣臣陪祭原廟皆衰絰以終
三年之制 教曰可明年四月 天子遣太監劉
景禮部郎中楊善 賜祭使者入臨廣孝殿見百
官皆服衰絰陪 王祭謂祝曰是中於禮矣初諸
功臣爲 上王 恭定 就浮屠寺設經齋名曰水陸

稠啓曰禮大夫不敢祖諸侯今諸臣雖自謂忠於
國家安敢以浮屠之禮饗　先王乎宋福寧殿設
水陸翰林學士作齋文非禮之正也況功臣設
先王位於下壇何其褻也夫壇廟祭祀之禮有正
制不可踰也今　殿下方嚮儒術罷經行僧獨功
臣猶爲　先王設水陸豈不惜哉　王稱善命罷
水陸盖二公制治之功於　本朝號爲良相與宣
德三楊之賢何以異哉

力拒達達　奬諭勑 正統

得奏知力拒達達事良用嘉悅王之忠誠朕所素知

初非待今之奏也特賜王綵幣表裏

右　英宗皇帝勑書正統七年脫脫不花使女真來誘之邊將語之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　大明統一天下汝何發不道之言乎遂拒不納　莊憲王馳奏　京師故有此　勑脫脫不花故元後韃靼長也　皇朝稱之曰達達可汗至是移書詞絕悖　王力拒之甚大義也

械送賊倭　獎諭勑

王嗣國東藩保障邊境克體爾先王敬天事大之心秉荼攄誠久而彌篤肆朝廷加恩眷待不替益隆可

謂君臣一心終始靡間者矣玆復械送犯邊倭賊足
見王遵奉朝命體國安民之意亦以見守邊得人而
有禦暴之功朕深嘉之特賜王綵幣表裏用答王之
忠誠

右　英宗皇帝勑書正統九年四月陪臣辛引孫
歸自　京師　帝賜綵幣及表裏先是倭奴四十
艘襲破台州桃渚寧波又陷昌國八年五月入海
寧　王莊憲擒失刺沙也門等六十人使引孫獻
于　京師此　天子之所以奬諭也

械送賊倭　奬諭勑

世守東陲奉職攄誠益謹靡懈肆朝廷嘉善重賢禮遇優加所謂德厚者寵榮王其有焉曩者倭賊出没爲盗王已生擒賊徒解來今復獲其餘黨解送至京益見王忠誠衛國之心彌久彌篤良用嘉悅特賜勅用致褒美之意

右　英宗皇帝勅書正統十年春正月　奬諭益隆是歲東良北住兀良哈浪甫也隱豆弑其父來朝　王(莊憲)以爲大逆之人天地之所不容也立誅之野人震恐十三年正月　天子賜勅曰　王世居東藩敬天事大克修職貢愈久愈虔特賜王

綵幣表裏其褒之也亦至矣

欽差尹鳳鄭善　賜謚制　景泰

朕恭膺　天命君主華夷柔遠懷忠旌賢褒德無間

四方萬國之衆咸推一視同仁之心况藩邦能盡敬

天事大之誠而朝廷　缺　擧矜終恤亡之典故朝鮮國

王李　御諱　秉禮行　缺　樂善以處恭謹奉乎君上惠愛

孚於國人惟朝廷之命是從誓夷虜之誘不納修職

貢於中國愈久彌敦守藩屛於東陲益勤不懈志同

金石義全始終方當嘉悅之深遽及云亡之戚宜隆

恩典以示褒揚特賜謚曰莊憲雖永光於爾世何能

已於朕懷靈其有知尚茲欽服

右 代宗皇帝制書景泰元年遣太監尹鳳奉御鄭善 賜諡曰莊憲初 莊憲王命學士朴忠正公彭年成忠文公三問等直集賢殿 躬臨行酒彭年等大醉而仆 王脫所御藍錦衣以覆之及幸溫泉 命彭年等以便服入侍 駕前備顧問嘗抱元孫恭懿步殿中謂彭年等曰寡人千秋萬歲後卿等宜護予元孫嗟乎 王其知人矣

欽差尹鳳鄭善 諭祭文

惟王東居海邦襲承世爵敬天事上克秉忠誠保境

撫民藩維用固宜膺壽祿永過百齡胡遽于茲倏然長逝訃音遠至良用悼嗟茲特諡爾以莊憲遣人諭祭並命爾子御諱襲封王爵以奉爾祀以主國人王靈有知服茲榮寵

右　代宗皇帝祭文景泰元年太監尹鳳奉御鄭善來　賜祭　莊憲王事　上之禮出於至誠凡進貢文書方物親自監檢故　皇朝寵眷之隆非唐宋二代之所能及也

準　奏錫命詔

朕祗膺　天命君主華夷一視同仁靡間遐邇凡封

建海外諸國君長俾統其衆悉遵　祖宗成憲用圖
輯寧咸臻熈皥故朝鮮國王李御諱自受封以來克
承先志敬天事上罔有怠違屬茲云亡宜有繼承世
子御諱王之嫡長性資忠厚國人攸歸今特遣太監
尹鳳奉御鄭善勑封為朝鮮國王繼王國事凡國中
大小臣庶務盡乃心輔翼善道各循禮分毋或僭踰
使國人安生樂業永享太平之福庶幾可副朕懷故
茲詔諭咸使聞知

右　代宗皇帝詔書景泰元年八月甲戌太監尹
鳳奉御鄭善來宣先是也先大入寇　英宗親征

兵部左侍郎于謙極諫不聽及　車駕陷土木京
師大震衆莫知所爲　郕王監國命羣臣議戰守
策侍講徐珵言星象有變宜南遷謙厲聲曰珵可
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
南渡事乎　王以爲然議乃定謙遷爲兵部尚書
時言者請誅王振振黨馬順叱言者給事中王竑
發怒廷擊順朝班大亂　王望見驚懼欲起謙直
前掖　王而止衆乃定謙衣袖爲之盡裂吏部尚
書王直執謙手曰　國家惟賴公耳當是時謙毅
然以社稷安危爲己任天下倚謙以爲重　代宗

即位謙泣奏曰寇得志必輕中國長驅而南軍旅之事臣當之不效則治臣之罪　帝改容謙字廷益錢塘人也生七歲神僧相之曰救時名卿也寇挾　上皇入紫荊關謙遣諸將陳九門外及寇至身自督戰也先弟孝羅平章卯那孩中礮死寇遂夜遁擁　上皇由良鄉去加謙少保總督軍務寇以喜寧為謀主謙密令大同鎮將禽寧斬之又誅間者小田兒寇始有歸　上皇意遣使求和京師解嚴故　王朝得通使价修朝聘矣

準　奏錫命制

帝王爲天下之主宰必以天下之心爲心一視同仁
罔有內外故簡賢命德以任司牧因情適宜以致化
理其有仁惠洽于一方胤嗣肖乎世德父子相承傳
叙惟允所以表賢人而繫衆心也故朝鮮國王李御
諱慈惠謙恭聰明特達樂善循理纖毫能勤敬天事
上終始一誠仁孝孚於國人功烈著乎邊境敬恭朝
命斯須不違竭力殫心惟恐不及自朝鮮有國以來
罕有如王者也比奄及於告終念下人之罔屬爾李
御諱乃其世子忠孝有誠敬慎不懈以長以賢宜膺
傳襲茲特封爾爲朝鮮國王於戲藩國所寄匪德不

任惟敬天奉上爲大惟保境恤民爲重惟忠惟孝以
永率乃父之行庶幾衆心協和世保藩土往膺朕命
益紹光榮欽哉

右 代宗皇帝制書景泰二年五月甲子議政府
左議政皇甫仁賫來是歲棘城立厲壇　恭順王
作祭文曰理不純陽而有陰物不長生而有死有
來必有往有神必有鬼固體物而不遺豈厲氣之
無主無情之謂陰陽有情之謂鬼神無情則不可
與言有情則可以理曉乎惟水火養人而或有時
傷人鬼神生人而或有時害人然傷人者非水火

也人也害人者非鬼神也人也故寒暑雨暘五味之食天下養人之能事而人自失其調和則病乃作焉故知鬼神德盛理一天地今之厲氣實非鬼神之作慝抑亦人自作孽耳然適因一人之作孽傳染寖廣積年不止無辜橫罹殞沒性命不知其幾豈非天吏逸德玉石俱焚乎亐以凉德忝爲一國神人之主常懼有一物之不獲其所者況忍視吾民之横罹夭札乎兹命有司令於所在擇淨爲壇分遣朝臣祭以牲醴及羹申之以丁寧之諭使爾開悟惟爾鬼神思以善繼善收霽怪憤之氣以

布生生之本德臣以謂　王之文章固盛矣而問
學茍不純粹則制作豈若是耶

冊　王妃權氏制

帝王推恩錫爵而褒榮及其伉儷者此國家之盛典
也爾權氏乃朝鮮國王李 御諱 之妻秉柔淑內助有
稱爾夫旣襲王爵爾宜與之偕榮茲特封爲朝鮮國
王妃爾尚恪遵婦道以助藩邦欽哉

右　代宗皇帝制書景泰二年夏五月議政府左
議政皇甫仁賫來　王妃旣薨之十年　恭順王
卽位追冊　王妃上　尊號後八年領議政鄭麟

趾等以 王妃父專之罪請追廢 王妃爲庶人
又二十一年布衣南孝温上疏言臣不學無術聞見淺鄙固不知某事招某祥也某事招某災也然稽之於事酌之於心則吾之心卽天地之心吾之氣卽天地之氣人心人氣之順乃天心天氣之順人心人氣之不順乃天心天氣之不順天心天氣之不順災之所以降也臣愚妄意 權氏之廢於人心未順天心所未順從可知矣縱曰已毁之主禮不當復入 宗廟惟當追復 尊號改以禮葬一如 先后之禮以答民心以答天譴豈不美哉

事下政院小人任士洪啓曰臣子所不得議遂寢不行正德八年春二月丁卯大雷震 太廟松木三月辛巳 王恭僖下教追復 尊號於典禮亦有光矣

欽差金宥金輿 賜謚制

朕恭膺 天命撫有萬方褒德旌賢無間遠邇況朝鮮國素秉禮義敬天事大世守一誠既著令名可無厚恤故國王御諱存心既仁樂善不倦恭順以事上惠愛以及人唯朝命之是祗誓外誘之不納敦修貢獻禮敬兼全固守藩陲初終不解朕方隆於眷倚爾

遠及於薨亡宜有褒揚以示旌異特賜謚曰恭順靈
其不昧尚克欽承

右　代宗皇帝制書景泰三年閏九月遣尚膳監
左監丞金宥右監丞金興來宣初　恭順王寢疾
時召朴忠正公彭年成忠文公三問等講論經旨
夜將半撫世子恭懿背　下教曰予以世子付卿
等遂賜酒　王爲下榻先執觶以勸之彭年三問
皆醉仆　王引貂衾覆其上悲夫

準　奏錫命詔

朕恭膺　天命主宰萬邦封建諸侯遠邇惟一此國

家之大典 祖宗之成憲也況朝鮮國守禮之邦俾統其民可無君長故國王李 御諱 襲先代之爵事天事大始終一誠克敬克仁遠邇咸譽屬玆薨逝宜有繼承世子 御諱 王嫡長性資忠孝國論攸歸今遣內官金宥金典賫勅封爲朝鮮國王繼主國事凡惟國中大小臣民夙夜惟寅盡心匡輔務循禮分罔或僭踰長堅忠順之心永享太平之福

右 代宗皇帝詔書景泰三年閏九月丙子金宥來宣 王 恭懿 在位三年尊爲 上王天順元年六月癸丑領議政鄭麟趾等請降封爲魯山君中

寅遜于寧越郡　上王夜登梅竹樓作詩曰月欲低蜀魄啼相思憶倚樓頭爾聲苦我心哀無爾聲無我愁爲報天下苦惱人愼莫登春三月子規樓國人聞之無不流涕

準　奏錫命制

國家奄有四海君主華夷一視同仁無間遠邇命德則寄以一方之任象賢則錫以累葉之承所以繫其衆心而俾臻于乂安也故朝鮮國王李 御諱 端重謙溫聰明勤儉敬天事上始終一誠贊父王既已有年致國人靡不信順恭承朝命斯須不違盖其先王之

賢子賢孫也胡享國之未幾遽告終之來聞應有繼
繩以統其衆爾 御諱 乃御諱 之嫡子旣賢且長傳襲
惟宜兹特封爲朝鮮國王於戲惟敬可以事大惟仁
可以撫衆惟保乂可以安邦惟順正可以享福惟率
乃祖乃父之行庶稱朝廷奬賢之心往其欽哉毋怠
朕訓

右　代宗皇帝制書景泰三年閏九月太監金宥
金興來頒　上王 恭懿 遜位之明年忠文公成三
問忠正公朴彭年與忠烈公河緯地忠簡公李塏
忠穆公俞應孚謀復　上王事發覺同日死之忠

景公柳誠源自刎死又明年　上王薨于寧越後二百四十二年縣監申奎上疏言　魯山君君臨一邦非一朝也國人咸知愛戴旣遜位猶稱　上王則當時　顯號未嘗去也貫高之變趙王敖不與同坐者以不知其謀故也然則當時　魯山之不得復位者或由事勢之所使然也而亦豈非有待於　聖明乎何者　聖上旣嘉六臣之節而特加褒美許其立祠賁賜榮額是六臣之孤忠受知於　聖明而益光於百世之下也嗚呼六臣爲故主而死於節已蒙　聖明寵美之恩況爲六臣之

故主而不知其謀曾無疵德也而沒不得寧葬不
用 王禮時移事往丘壠已平蓬科蕪沒狐兎躑
躅安知夫幽冤鬱律百世不化乎今若追復 王
號祭用 王禮封其 寢園加置守護別立 祠
殿備其儀物則神理可慰而天心可悅人情亦必
爲之翕然矣 王元孝感動追復位號上 尊謚
嗚呼懿哉

冊 王妃宋氏制

朝廷錫爵本於推恩妃匹相家貴於順正國之正典
不爽厥施爾宋氏乃朝鮮國王 御諱之妻柔順有稱

相成無忝夫旣襲乃王爵爾宜錫以貴稱特封爲朝鮮國王妃爾尚恪遵婦道以助藩家欽哉

右　代宗皇帝制書景泰六年四月丁酉頒七月甲申尊爲　懿德王大妃八年六月癸丑降封爲夫人正德十六年六月甲申薨後一百七十七年追復位號

準　奏錫命詔

朕惟封建諸侯固當謹於國序撫安庶類尤在順乎人心雖一時之宜亦百王之法朝鮮國王李御諱早以嫡嗣襲主東藩自顧孱弱之軀莫殫姦宄之患志

存安國身不固榮推位已遜於宗賢嘉德宜從於懇
請茲特封王叔父御諱爲朝鮮國王代主國事凡爾
一國臣庶務悉恭順毋違永肩忠義之心安享太平
之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右代宗皇帝詔書景泰六年閏六月乙卯 上
王恭懿奏言臣年甫十二承襲罔知攸爲先臣母
弟惠莊學通古今有功有德令權襲軍國句當伏
望 聖鑑特降明允明年四月己未太監尹鳳金
興來錫 命

復辟詔天順

朕昔恭膺 天命嗣承大統十有五年不虞北虜之變惟以宗社生民之故親率六師禦之而以庶弟郕王監國兵律失禦乘輿被遮時文武羣臣既立皇太子而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攘當宁之位既而 皇天悔禍虜酋格心奉朕南還既無復辟之誠反爲幽閉之計旋易皇儲而立己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杜絶諫諍愈益執迷矧失德之良多致沉疾之難療朝政不臨人心斯憤迺今年正月某日朕爲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羣臣六軍萬姓之所擁戴遂請命于 聖母皇太后祗告 天地社稷宗廟復即皇帝位大赦

天下咸與維新

右英宗皇帝詔書天順元年遣翰林院修譔陳鑑太常寺博士高閏來頒初英宗陷土木時也先謀逆天大雨雷震也先所乘馬謀不果行也先見帝御幄上有神光奕奕正赤如龍蟠大驚異之欲以妹進于幄中帝不納也先敬服代宗即位尊英宗爲太上皇遣都御史楊善等奉迎車駕也先置酒餞上皇自彈琵琶率妻妾羅拜于下上皇既還居南宮者凡八年代宗寢疾武清侯石亨等迎上皇復天子位改元

天順以薛瑄爲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預機務瑄字德溫河津人也少師事高密儒者魏希文海寧儒者范汝舟潛心六藝得洛閩正學淵源至忘寢食舉永樂十八年進士宣德中擢爲御史華盖殿大學士楊士奇謹身殿大學士楊榮翰林院學士楊溥聞瑄之名請相見瑄謝曰士不自重是辱身也卒不往出監銀場湖廣省正統之際補山東提學僉事延學者躬自講授學者稱爲薛夫子太監王振問三楊曰河東誰可爲大理卿者三楊對曰薛夫子可於是召瑄爲大理少卿大學士李

賢請瑄曰用子者王振之意也子一往見之可乎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門瑄不爲也是時公卿畏振勢無不趨拜兵部尚書徐晞白事至膝行不敢仰視獨瑄屹然立庭中振趨揖之瑄亦揖無加禮由是嫉瑄欲殺之會指揮某死其妻某氏爲妾所誣坐弑夫下都察院瑄與同官辨其寃振遂誣以受賄下獄都御史王文希振之指論瑄死瑄在獄中讀周易顏色自若將就戮振老奴抱薪而泣振問故老奴于邑泣益悲曰聞薛夫子將就戮也振大感動會刑科三覆減死　代宗不豫文上

疏請建太子與中宮王誠等謀召入襄王世子未
幾　英宗復　帝位即日收文庭鞫之下羣臣議
石亨等將置極刑瑄力救得減一等　英宗素重
瑄道學及預機務數延見論天下事瑄從容開導
居多故天順復辟之初　帝心藹然鄉於仁盛德
所有足以爲後世法也初　宣宗爲太孫時冊
濟寧胡氏善祥爲妃胡氏無子又善病　宣宗即
位諭胡氏上表辭位冊鄒平孫氏爲后楊士奇等
不能爭胡氏退居清寧宮　賜號曰靜慈仙師天
下憐之　宣宗亦悔嘗太息曰此朕少時事也孫

太后崩 英宗下詔追復胡氏位號上謚曰恭讓皇后 惠皇帝幼子文圭生纔二歲 太宗靖難幽之中都廣安宮號建庶人 英宗復辟憐文圭無罪久繫欲釋之左右或以爲不可 英宗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大學士李賢贊曰此堯舜之心也 英宗乃請於 皇太后出文圭聽居鳳陽予婢妾十餘人閽者二十人文圭時年五十七起居出入使自便始得昏娶天下翕然稱 英宗之仁也

冊 皇庶母九妃文

兹委身而蹈義隨　龍馭以上賓宜薦徽稱用彰節
行

右　英宗皇帝册文　皇庶母賢妃趙氏謚曰純
靜惠妃吳氏謚曰貞順淑妃焦氏謚曰莊靜敬妃
曹氏謚曰莊順順妃徐氏謚曰貞惠麗妃袁氏謚
曰恭定淑妃諸氏謚曰貞靜充妃李氏謚曰恭順
成妃何氏謚曰肅僖此　宣宗殉葬九妃也端靜
貴妃何氏亦同册始　孝恭皇后孫氏取宮人子
爲己子卽　英宗也　英宗卽位尊孫氏爲皇太
后而生母人無知者豈　先帝九妃之中有誕生

英宗者歟自 太祖 太宗以來宮妃殉葬者多
矣 代宗崩猶用其制 諸陵夜半有金燈出於
原上而宮娥引 駕以行神宮監多望見之 英
宗遺詔始罷殉葬亦 盛德也

承天門災求直言勅

乃者承天門災朕心震驚罔知所措意敬天事神有
未盡與 祖宗成憲有不遵與善惡不分用舍乖與
曲直不辨刑獄冤與征調多方軍旅勞與賞賚無度
府庫虛與請謁不息官爵濫與賄賂公行政事廢與
朋奸欺罔附權勢與羣吏弄法擅威福與征歛徭役

太重而閭閻靡寧罔讒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與抑有司闒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與此皆傷和致災之由而朕有所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怵惕是存爾羣臣休戚惟均其洗心改過無蹈前非當行者直言無隱

右　英宗皇帝勅書天順元年翰林院修撰文肅公岳正譔正字季方漷縣人也薛瑄致仕　英宗求可以代瑄者吏部尚書王翺以正薦遂召見文華殿　英宗大喜諭正曰爾直内閣其盡心以輔朕躬正頓首受　命而出秋七月承天門災　英

宗懼命正草勑求直言　勑下四方傳誦焉

祭故兵部尚書忠肅公于謙文 成化

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爲權姦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

右　憲宗皇帝祭文成化元年　詔追復兵部尚書于謙官　賜祭于家臣伏聞　英宗皇帝在黑河謙誓不與也先俱生每朝罷留宿直廬不歸私第大同參將許貴請遣使與寇講和謙以爲　國家與寇不共戴天義不可與之講和也貴爲　陛下介胄臣恇怯如此何以禦侮法當斬由是邊將

皆請戰不敢復言講和事也先見中國無釁數遣使請歸　上皇　代宗曰寇詐難信宜絕之吏部尚書王直等議迎　上皇　代宗不悅曰朕本不欲登大位乃爲卿等所推爾謙從容言　天位已定豈復有他慮乎　代宗改容曰從汝乃遣楊善迎　上皇謙之力也　上皇既還謙猶言　國耻未雪臣請率師討也先以復前仇　代宗不許謙儉約　代宗賜第西華門辭曰　國家多難人臣何敢求自安乎嘗病痰　代宗躬幸萬歲山伐竹取瀝以賜之　英宗復位徐有貞收謙下獄將

殺之 英宗曰于謙有功何故殺邪有貞曰不殺
于謙 陛下復位是無名也謙死之日陰雲四合
乆而不散後 英宗知謙之寃頗悔之指揮朶兒
撫謙屍酹酒慟哭曹吉祥怒而抶之明日朶兒復
以酒酹之如故 憲宗即位下 詔書復官賜祭
豈深追 英宗遺意歟

欽差崔安鄭同 諭祭文

唯王早膺世爵保國海東敬天事上終始一誠宜永
壽年以享富貴嬰疾遽終聞訃增悼玆特謚曰惠莊
遣官諭祭靈其不昧尚克欽承

右　憲宗皇帝祭文成化四年秋九月　惠莊王薨于正寢五年　憲宗遣太監崔安鄭同　賜祭于思政殿初　恭懿王在寧越東峰先生金時習陷于厠中而逃之入雪嶽山爲浮屠陽狂不遜諸生有請受學者輒以木石逆擊之彎弓欲射以試其誠故諸生能傳其業者盖少矣喜觀山水遂放曠於形骸之外每登臨故都舊墟未嘗不躑躅悲歌其爲詩始題于紙亦不示人而投諸火或白樹而書之諷誦良久輒大哭盡削其樹或種稻芃然可愛已而又哭鋤去之世人莫測其意也　惠莊

王既承大統卿大夫多勸之仕而時習堅卧不應嘗月明誦離騷經誦畢必哭不忍忘　恭懿王也然　惠莊猶不之問大提學徐公居正遇諸市時習仰首字謂居正曰剛中無恙居正駐軒笑應之一市皆驚目相視有一大夫爲居正欲糾其罪居正搖首曰公止今罪時習百世之下必累公名時習曰與市童游醉仆街上見領議政鄭昌孫大呼曰彼奴宜休昌孫懃俛首而過若不聞者文成公李先生珥曰時習陽狂避世表節義扶倫紀究其志可與日月爭光則雖謂百世之師亦近之矣夫

時習危言妄議犯忌干諱訶詈公卿略無顧藉而當時不聞有舉其非者　先王之盛德碩輔之宏量視季世使士言遜者得失何如邪

準　奏錫命詔

朕紹承寶曆統御華裔丕冒海隅出日靡不世世受
命以克受其邦土故朝鮮國王李 御諱 自膺封爵忠篤不懈文焉修覲貢之禮武焉伸敵愾之威朕用嘉之謂爲東藩純臣降年不永倏自淪沒今特封王之
世子 御諱 襲王位以總國務惟 御諱 早象父賢嗣保疆域本國大小臣民其奉順嗣王以畏天事大無或

替于爾先王之時朕尚有以永綏大芘爾國焉故茲
詔示俾共欽承
右　憲宗皇帝詔書成化五年太監崔安等來宣
欽差金興崔浩　諭祭文
惟王克嗣先猷繼守東海方期安享壽祿綏爾國人
恪秉忠誠作朕藩輔胡不逾年遽茲長逝訃音遠至
良切憫傷茲特謚曰襄悼遣官諭祭靈其有知欽承
嘉命
右　憲宗皇帝祭文成化六年遣太監金興行人
崔浩來　賜祭

準　奏錫命詔

朕嗣守丕圖撫御寰宇遐方絶域咸立君長俾治其民易世錫封厥有彝典故朝鮮國王李 御諱 承先事大忠孝有聞受封未及踰年告訃遽云即世顧玆緒業宜屬親賢今特遣太監金興齎勑封王之姪 御諱 爲朝鮮國王繼總國政惟爾實惠莊王之孫本國大小臣民其一心奉順用輯和東土藩屛中朝無替爾先王之業斯稱朕眷待爾國之意

右　憲宗皇帝詔書成化五年十一月　襄悼王甍于正寢嗣子琄幼　貞熹王妃尹氏定策立所

後以　康靖王德器夙成令權署國務六年五月
金興來錫　命
準　奏錫命勅
得奏爾叔王　御諱　於成化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薨
逝茲特遣太監金興行人姜浩齎文諭祭並齎詔示
爾國人封爾　御諱　爲朝鮮國王繼王國事並封爾妻
韓氏爲王妃爾宜敬守先業保國安民篤忠誠以事
朝廷敦信義以睦鄰境躬節儉以舒財用俾東土民
物康阜永爲中國藩輔之重朕惟爾嘉特頒賜爾及
妃誥命冕服綵幣等件至可領也

右　憲宗皇帝勑書成化六年五月頒初　康靖王以　王孫封者山君　惠莊王嘗謂王妃曰是兒類　康獻王及　襄悼既棄羣臣　康靖王入承大統於戲　聖祖知　文孫也如神矣行狀言器度雄偉　康靖王眞天人也

復　景皇帝位號制

朕叔郕王踐阼戡難保邦奠安宗社殆將八載彌留之際奸臣貪功妄興讒搆請削帝號　先帝旋知其枉毎用悔恨以次抵諸奸於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敦念親親用成先志可仍皇帝之號其議謚以聞

右　憲宗皇帝制書成化十一年冬十有二月戊
子上　尊謚臣謹案　憲宗皇帝篤於任人謹於
事天恢恢有人君之度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文憲公彭時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文毅公商
輅侃侃守義盡忠獻納粹然一出於正故　憲宗
踐阼以後復　代宗皇帝位號蠲賦省刑閭里充
足本紀曰　仁宣之治於斯復見是也時字純道
安福人也正統中進士第一授修撰明年入閣預
機務天順元年　英宗召見文華殿諭時曰汝非
朕所擢狀元乎時頓首　命兼翰林學士　英宗

大漸草遺詔毋令妃嬪殉葬之時讀遺詔輒泣下
悲愴不已 英宗亦爲之流涕 憲宗即位時議
上 太后錢氏尊號中貴人希 周妃旨言 天
子所生母當稱 太后時爭曰朝廷之所以服天
下者在正倫常不然則上損 聖德豈小哉中貴
人復傳 周妃旨内閣不知有 胡后讓位故事
乎大學士李賢色變時對曰 胡后退居清寧宮
正統之初不加尊今 錢太后未嘗退居且 先
帝遺命 錢氏萬歲後與朕同葬名分已定安可
與 胡后爲比中貴人曰何不草 錢氏讓表時

正色曰人臣阿意順從是萬世倫常罪人也中貴人危言脅之時仰天曰　英宗皇帝神靈在上人臣孰敢有二心乎今　陛下如推孝心則　兩宮並尊爲宜議遂定乃尊　錢氏爲慈懿皇太后周妃爲皇太后四年　慈懿太后崩　憲宗召時議山陵時對曰合葬　裕陵主祔　廟正禮也　帝曰他日妨　母后耳時曰　陛下孝事　兩宮聖德彰聞禮之所合孝之所歸也　帝曰朕屢請合葬未得　太后之命耳明日　中旨命閣臣別卜山陵時率百官伏文華門哭爭之　帝與　太后

皆感動遂從時言於是百官呼萬歲十一年時加少保三月卒　詔贈太師輅字弘載淳安人也舉鄉試第一正統十年會試殿試皆第一終　明之世三狀元獨輅一人除修撰入參機務成化中進文淵閣大學士輅爲人平粹簡重寬厚有容至臨大事決大議毅然不可奪也中官汪直督西廠數興大獄輅乃條直十一罪言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於途庶民不安其業不去直天下安危未可知也　帝慍曰用一內豎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輅正色曰南

京天下根本也留守大臣也直擅收捕下詔獄大同宣府要害守備雖俄頃不可暫缺直一日械繫數人朝臣有罪皆請旨然後逮問直擅抄沒三品以上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邪會項忠等亦劾直遂罷西廠萬貴妃重輅之名爲其父乞畫像贊遺金帛甚厚輅力辭使者告以貴妃意輅曰非 帝命不敢承也貴妃不悅輅終不顧御史戴縉頌直功請復西廠輅求去 詔加少保賜 勑歸時持正議孜孜奉職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輅瓌偉立朝剛直中貴人無不憚畏 明宰輔以道事君

者盖寡惟時輅二人最賢故入閣二十餘年天下
清平比諸三楊亦無愧矣

立　皇太子勑

王素秉禮義忠敬朝廷玆朕建立皇儲嘉惠多方矧
惟王國尤所當厚特遣正使戶部郎中祈順副使行
人司左司副張瑾齎詔諭王並賜王及妃綵幣紋錦
至可收領用副朕眷待之意

右　憲宗皇帝勑書成化十二年　賜綵幣紋錦
戶部郎中祈順行人司左司副張瑾來頒初萬貴
妃專寵而妬後宮有娠皆使墮悼恭太子亦爲所

害　帝燕居偶行內藏紀淑妃應對稱旨悅幸之
遂有身乃遷居安樂堂生　皇太子頂一寸爲藥
所中不生髮使門監張敏溺焉敏驚曰　上未有
子奈何棄之乃哺養藏之他室　帝不知也十一
年　帝召張敏櫛髮照鏡歎曰老將至而無子敏
伏地曰死罪　萬歲已有子矣　帝愕然問子安
在太監懷恩曰　皇子潛養西內且六歲匿不敢
聞　帝大喜遂幸西內遣使者往迎　皇子使者
至妃抱　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兒見黃袍有
鬚者即兒父也衣以小緋袍乘小輿擁至陛下髮

披地走投　帝懷　帝置之膝撫視之悲喜泣下日朕子也容貌類朕使懷恩言于內閣明日羣臣皆入賀大學士商輅請建儲於是立爲　皇太子頒　勑天下是歲月生五色雲　太子之祥也

征建州勑

建州女眞逆天背恩累寇邊陲已令監督總兵等官選領精兵刻期征勦惟爾國王紹胙東藩輸忠於我國家有隆無替朕甚嘉悅我兵壓境賊有奔竄國境諒必擒而俘獻之王如申遣偏師遥相應援大奮貔貅之威同殲犬羊之孽逆虜既除則王敵愾功勤愈

茂而聲名豈不有以享於無窮哉

右 憲宗皇帝勑書成化十五年建州女眞犯邊塞命 康靖王出師討初 惠莊王承 英宗皇帝之命遣魚有沼入建州斬李滿住及其子焚其廬舍乃斫樹白而書之曰某年月日朝鮮大將魚有沼滅建州而還 天子遣中官姜玉金寶賚白金文錦西洋布以 賜之至是 天子又降 勑勗武功也臣謹案禮記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憲宗皇帝下勑書命征建州以上公待 王朝也故 王朝得專征伐是 勑書

威於弓矢嚴於鈇鉞也嗚呼　王朝其進矣

平建州勅

往年建賊背逆朕嘗出師致討而爾國先王御諱發兵來助用能克捷矣茲者賊猶稔惡不悛朕從廷議仍出師討之王發兵來助雖前兵因江水凍解難濟不獲與我師合勢同成厥功而後兵亦抵巢攻勦禽斬其部屬焚毀其廬舍蓄峙得其所掠我邊衛人口又遣陪臣押赴來獻王之忠誠於先世可謂能繼於朕命可謂無負矣令聞寧有窮已耶今遣内官鄭同姜玉至王國賜王綵段白金文錦西洋布其領兵官

左議政尹弼商節度使金嶠亦各如例有賜以旌勞勩王其欽承之

右 憲宗皇帝勑書成化十六年遣太監鄭同姜玉來宣初 康靖王遣大將魚有沼徃征建州有沼率師至滿浦會氷未合班師還 王乃更命左議政尹弼商節度使金嶠徃征之俘獲甚衆 王大喜遂遣陪臣魚世謙獻俘 京師 天子下勑奬其功臣竊觀成化之世魚有沼尹弼商皆未有將帥之材而乃能率師深入踐女眞之庭焚建州之帳埽清東北者何哉 中國方盛而 王朝承

其餘威也至崇禎中建州兵來圍南漢已而又襲江都盖當時將帥之材非不如有沼弼商而江都卒莫之守　王世子昭顯質於瀋陽者何哉　中國方衰而　王朝受其餘禍也臣每讀　憲宗此勑未嘗不歔欷流涕也

江漢集卷之二十四

十一 江漢集